

散文

# 冬日的心情

王吴军

冬天的清晨,我喜欢在一片明媚中醒来,初露的晨光洒得满屋都是。透过窗户,我的脸上有亮丽的明媚。因为睡得安稳,日久无梦,心如春水一般澄澈,心中就充满着单纯的喜悦和简单的理想。屋外,有风清冽地吹拂,似乎弥漫着花的气息,让人陶醉,并且灵动。

那天去公园,觉得那里像一个游乐场,人造的风景被随意扔在一块空地的各个角落,有生搬硬套的痕迹。我不禁惊叹,为什么这里没有自然的水,可是,一回头,才发现我的疑惑恰恰发生在惊叹背后。记得在童话里,狐狸教导小王子说,因为有四点的等待,从三点我觉得幸福的临近,因为你有金黄的头发,麦浪之于我都有了别样的意义。这话说得真好。我一直觉得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很童话故事里才有的东西,神秘而丰富。在人间穿行,其实我有着纯真的喜悦和梦想,许多人都有。

一直想在冬天的雪天去看一场电影。看一部演绎旧日时光和风情的老电影。最好,画面如陈旧的照片一

样历经岁月的沧桑,遥远的泛出缓慢的黄,如同缓慢释放着时光。这部电影最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,让我不顾一切地执意去看。走过软软的雪,坐在电影院里,感觉一种被拥抱的温暖,如果电影的画面弥漫着春天的芳香,有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眼前铺开开来,还有满树洁白的梨花,辽阔的原野,有着诗意的名字的小镇,故事的节奏缓慢而凝重,有点不着痕迹的忧伤。电影里的那个女孩有着小时候邻家女孩一样好听的名字,让我想起一个平凡的女孩的豆蔻年华,和一段青梅竹马的纯真时光。生活总是这样,有些东西流逝了就终究流逝了,覆水难收,没有办法再去找回来,即使有不屈的心思和坚持。这就是生活。其实,有很多悲伤已经过去,有很多沉默已经长大,就是这样。

冬天的阳光总是有一点暧昧的温存。站在窗口,我迎着它看天,心情不会像春天那样爽朗,但是会有说不出的安静和憧憬。当初,我在偏僻的小城的边缘,寻到这个房子,并且没有犹豫地住了下来,只是因为这里有树和

树上的天,这里与原野为邻。那天傍晚,我沿着河一直走,走了很远的时候,我发现走过一座桥,这条路其实还会继续延伸,而我,却未曾走过。愣在那里片刻,我犹豫着要不要走过桥去看看。其实这个思考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。早在抬眼的惊鸿一瞥间,我已融入了一片空旷中。路的两旁有树,不是刻意栽的,谈不上端正,甚至有些不大规则,却朴实,郁郁葱葱地长着,交错缠绵,夕照一点从没有叶子的树枝的空隙中洒落下来,一瞬间,我的感觉中只有静谧和悠远。如果年华如水般流逝,只因为能拥有这样的感觉,我也要感恩生活。

于是,我在冬天的时光里看理智与诗意纠缠着的缠绵的文字,我想起了一位有名的黑人女作家说,不要夸我写得好,我不知道,我写只是因为我写我没有办法呼吸。我想起那个喜欢回忆往事的女孩,她在为理想和现实奔波,她说,很多时候,不能不想每天的日子为着什么,总会莫名其妙地伤感并且彷徨,我不是智者,无法解释原因,可是很多时候,我甚至从早晨睁眼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思考并没有减轻什么,反而让原因更加扑朔迷离。我对这位女孩说,忘却那些不快乐的事情,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尝试一把,或许,快乐与不快乐都经不起思量,顺其自然吧,强求并不好,对自己,对别人,都是如此。

我在冬天里善待每一点明媚和温

暖。一个作家说:“心灵可以创造奇迹,词语就是他手中的箭。写字的人要把每一个词语当成最真的词语,爱它们,抚摸它们,给它们温度,使它们获得生命,发出光芒。文字是一场和词语的恋爱,一个词语就是一束光,它等待被召唤。”人生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体验,是自己的生活,流淌过的似水年华,正因为有着深刻的印记,才闪烁着词语的光彩。我有时候会反应超前,有时候又会迟钝,言语紊乱,惊慌失措,像个木讷的孩子。我极易沉迷,沉迷于某个画面、某段音乐或歌词,甚至沉迷于某个瞬间天边飘过的云,某人的微笑,某个细节的忧郁。这些深入骨髓,越积越深。

冬天的风凛冽而清凉,风吹处,是一圈又一圈不停息的涟漪。我庆幸自己的心灵依然年轻而敏感,还能体会到大自然的细微妙处。人间四月天虽然是一年中最幸福得无法言说的一部分。但是,冬天也有明媚的阳光,阳光下有一地细细簌簌的碎影,还有碎影中慢慢浮现的一些生动。冬天在孕育着美好的春天。

向远处望去,虽然冬寒还在,却仿佛已经是姹紫嫣红,我的心中隐隐流过一些似曾相识的暖意。其实,不一定要有桃红,也不一定要有柳绿,只要有了心灵的轻舞飞扬,也能如初春的土地,在明媚中蓬勃地醒来,置身在一片美好的时光里。

冯宁激动地踮起脚尖喊叫:“别过来!不能过来!”

那个老人好像是听到了冯宁的这一声叫喊,便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。跟人流中其他人不同的是,这个老人随身没有带任何救援的工具,但胸前却戴着许多小人都没有戴的一枚非常醒目的毛主席像章。

冯宁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些钱交给卫兵:“那老汉是我爹……我妈病了,住院了……请你们把我这两个月的津贴转交给他老人家……让他老人家赶紧走……劝他赶紧回老家去。谢了!”

冯伯秋走到两个卫兵跟前固执地恳求道:“我跟着人群众许多人你们放心,我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。”他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说:“我是四六年的老兵,老革命,老干部,老共产党员,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。”

冯宁冲了过来:“爸,你快走啊!”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卫兵对冯伯秋说:“那你们赶紧走。”说着,就和那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卫兵走了出去。

小小的车厢里只剩下冯宁父子俩。

冯伯秋一看现场情况,就知道儿子是被“软禁”了,便歉疚地说道:“我的这点事,把你也连累了。出事以后,我没法联系到你。我心里特别着急。我上这儿来,就是要告诉你,你老爸没做错事,你千万别惦记我。我唯一担心的,就是我这事情可能会影响你在部队的前途。希望你千万别莽撞,别胡来。”

冯宁问道:“他们说您想跑香港去啊!”

冯伯秋一惊:“我去那,干吗?”

冯宁说:“可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。”

这时,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冯伯秋从门缝里向外看了一眼:“是老关,关向民?”

冯宁忙说:“他是来抓你的。快走。市委革委已经发了通缉令,正四处抓你哩!”

冯伯秋立刻打开车厢另一边的窗,匆匆对冯宁说:“记住爸刚才跟你说的话!一定别乱来,要相信群众相信党,继续在部队当好你这个兵。一定!”便越窗而去了。

团长大步走到守车前,走上那几级铁的台阶,却没有像抓逃犯的“捕快”应该做的那样,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门而入,却还敲了敲门,叫喊了一声“冯宁!”事后冯宁回忆起来,总觉得团长是故意留出时间来让“老冯”脱身的。

但等关向民进守车,冯伯秋早就

走得没了踪影。关向民问冯宁:“你父亲呢?”

冯宁不说话。从陆路闯关的人群跑到边境线,就遇到了边防军人。边防部队的战士举着枪大声呵斥:“站住!别再往前跑了,这里是边境线,没有得到允许不许越境。请你们统统往后退!”

人群中有人大叫:“他们不敢开枪。再不跑就来不及了!女王在等着咱们哪!”

人群又开始跑了起来。端着枪的边防军人退到再无退处时,只得向两边散开。当人群冲垮了作为边境线的铁丝网后,英方守军端着枪向人群逼近,他们毫不迟疑地端起枪向这群冲过来的中国人头顶上空射击起来。那些人中弹后,还不敢相信自己身上真的中弹了,还大张着眼睛。鲜血让一些人惶惶地站下了,但更多的人已经收不住脚步,继续疯狂地向香港那边跑去。

搀扶冯伯秋的那一家人是走海路的。让海水一浸泡,冯伯秋似乎恢

复了一点知觉。陶怡的姐姐和家里的其他人赶紧顶着一阵一阵的浪涌,奋力向香港方向游去。

冯伯秋一边摇摇晃晃地随波浮动,木木地问:“我……我们这是在哪里?”一个从他身旁游过的中年汉子冷笑了一下:“还装傻呢?游过这片海,就是香港啦。快游吧!”冯伯秋闻言一惊:

“香……香港?”

他愣怔了一下之后,便毅然决然地转身向岸上走去。

陶怡慌忙回身去拉他:“大叔,香港在这边!”

冯伯秋看了看陶怡,又看了看那迷茫的海平线,从额头上扯下那个用来包扎他伤口的布口袋,和那个救生圈一起,交还给陶怡,然后转过身继续向岸上走去。

岸上,边防军人和基于民兵一边向天鸣着枪,一边冲进海里来“抓人”。那个女孩赶紧把救生圈套到自己身上,最后看了一眼冯伯秋,紧紧抓着那个小布口袋,扑进海里,向香港方向游去。

陶怡也没能游过海去。自己是怎么被海浪冲回到深圳湾这边来,又怎么被这边的边防军人“抓获”的,已经完全记不得了,只是手里却还下意识地把牢抓着那个窄长的布口袋。

陶怡被拘到看守所的第二天,钟灵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,到这儿来视察逃港人员被扣押的情况。

绿城杂俎

## 说“年”话“节”

驿名

元月1日是新年,正月初一是春节,是国人都知道的常识。“年”在词典中作收成,时间单位、岁数、年节等来讲。其实,“年”是一种动物;而春节却与“立春”有关。

传说远古时代,我国有一种名叫“年”的怪兽。它头长犄角,凶残无比。平时身居深海,每至除夕之夜,则上岸吞噬人类和牲畜。为此,每逢除夕,人们即携家带眷,到深山躲避,免遭其害。有一年除夕,村子里来了一位乞讨的老人,在向一位老妪乞讨之时,声称要宿之她家,以驱恶“年”,确保村子平安。正要外逃的老妪,勉强同意了。当第二天人们回到村子后,发现村子牲畜俱在,并无异常。此时老妪想起夜宿其家的老人,待回家里看时,乞讨老人已经离去,但见门框贴有红布,院内有正在燃烧并噼叭作响的竹子,这才想到,原来正是乞讨老人用红色和燃爆的竹子驱赶走了“年”。人们从中得到启发,每逢除夕,即用贴红、燃竹驱年的办法,

守夜待旦,以保地方平安。后来,逐渐演变成了除夕贴对联、放爆竹除旧迎新的习俗,并在全国普遍推广。

年初期称“稔”(意忍),有预祝来日五谷丰登的意思。正式叫年,当在周代。《尔雅·释天》记载:“夏曰年,商曰祀,周曰年。”说明夏朝时年称岁,商代时年称祀,周代时才称年。尽管如此,但岁首、元旦并无定时。如《晋书·律历志》就:“秦汉以孟冬为岁首。”直到汉武帝刘彻太初元年(前104年),太史公马迁,依照夏历创立“太初历”,才确定以正月为岁首,以正月初一为元旦。不过到了民国初年,因公历的推行,情况又有了些微变化。

辛亥革命后,为与国际历法接轨,实行公历纪年(也称阳历、西历、格列历),于是出现了两种历法并存,一年两个元旦的局面。由于阴历、阳历有时间差,于是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确定公历元月1日为新年,而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。春节与二十四节中的“立春”密不可分。《群芳谱》说:“立,始建也。春气始而建立也。”一般来说,“立春”都在正月初一前后,所以将正月初一冠以“春节”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## 小幽默

匡天龙

告示

新开的动物园在门口的醒目处挂上了一块告示,上面写着:“我园定于每天下午4点喂鳄鱼,欢迎带孩子来!”

暗号

我曾在一家酒店吃饭,席间内急,问服务员卫生间在哪儿?服务员很热情地说:“对不起,我们酒店没有卫生间,不过你可以到对面公厕,因为我们和他们有约定。”没等我走出门口,身后传来服务员补充的一句:“到那里你就说你是‘吃饭的’就行了,不花钱!”

随笔

## 秘境

赵瑜

她的名字很长,叫做赫列娜·皮特罗维娜·希拉瓦斯基,她是一个精神病人。但是,她在梦中游历过埃及、法国、英格兰、加拿大、南美、德国、墨西哥,还有中国的西藏。

她创造了一个神智学会。因为她能浮游、透视、气功、心灵感应等等特异的功力。

我相信她是一个骗子,一开始也许只是为了骗一口饭吃,为了圆自己



秋(国画)

赵启江

的谎言,她陆续说了三四十个另外的谎言,在谎言叠加谎言的情况下,她使得平庸的大众相信了她的特异功能,甚至成为了她的信徒。

或者她真是一个有秘境可以抵达的人。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只要她在自己的意念里进行飞翔,总能到达那个秘境,并找到合适的答案,把我们庸常的生活调理出颜色丰富的喧闹。

生活总是相对的神秘。譬如我,我觉得和尚们是神秘的,在树上叫的鸟儿是神秘的,第三天就变坏的水果是神秘的,杀鸡的人是神秘的,在医院里死去的人是神秘

的。未知的东西太多,我们只能挑选容易靠近的自然界来辨识。我曾经观察过一只燕子,一个秋天,天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看看它,它的巢穴在我的窗外的屋檐下。一只燕子往返巢与天空之间,它把食物和对另一只燕子的思念储存在巢穴里,它的忧伤化成一声声鸣叫,它的喜悦也一样,也鸣叫出来。一只鸟儿在冬天离开自己的巢穴,飞向遥远的地方,不是对秘境的一种解释。

因此,从幼小的时候起,我就想着去远方建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境,我会在那里看到我梦里设计好的一切景物,有壮美的阳光,有大把的食物,有臣服于我的听众。

秘境是容纳内心的一个道具,像神祇。我们把沉重的未知让它们来承受。若是遂了我们的心愿,那么,我们便可以在内心里和它们交流,表达感念。若是它们误解了我们的意愿,那么,便可以摧毁这些秘境,咒骂它们,像童年时无知地虐待一棵草。

如此说来,秘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信仰,像尚未强大的宗教。我喜欢内心里有秘境可以抵达的人,这些人看破眼前的浮华,不做表面的文章,不擅长炫耀的尘世里播撒种子,不屑于用收获堆积自己的高超与富有。

我喜欢贫穷的人,或者,我喜欢一个人贫穷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人,刚刚从秘境中出来不久,他们彻底、澄静、天真。



秋(国画)

赵启江

郑邑旧闻

## 朱元璋与纪信

朱永忠 卢玉根

朱元璋是明太祖,开国皇帝,纪信是汉高祖刘邦麾下大将,两人相隔一千五百多年,他们两人有啥关系呢?是否像相声大师侯宝林前所说的“关公战秦琼”相声段子,纯粹是逗人乐呵,不,我这里说的是历史事实。

明太祖洪武二年(公元1369年),朱元璋敕封纪信为灵佑侯,郑州城隍爷,建庙于州治东1.5公里处,现商城路东段路北。据《郑州志》记载:“城隍灵佑侯则隋感而通佑固,则赐善以福,此州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。”朱元璋封城隍,建城隍庙,民间还有一段传说呢!

元至正十二年(公元1353年),朱元璋投郭子兴农民军反元,率部转战郑州一带,抵御元兵。元末,郑州地旷人稀,朱元璋兵力较少,被元兵撵得无处落脚。这一天,他退守于古荥以西,外无救兵内无粮草,身处绝境。朱元璋出身贫贱,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,宁愿三军挨饿,却不愿下令抢劫百姓的钱粮。朱元

璋在走投无路时,门军来报,门外有位将军求见。朱元璋出门迎接,只见来人身穿汉朝的盔甲,腰悬利剑,忙施礼问道,不知将军驾到,有失远迎,请将军恕罪。那人连忙还礼道,将军不必多礼,能否随某到营外一游?朱元璋毫不迟疑的跟随来到营外,当二人行到丘陵坡上,来人说:听说将军即将绝粮也不扰百姓,小神非常感动,已上报玉帝,玉帝命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朱元璋大惊道:将军是何路神仙请明示。那人道:小神纪信乃郑州城隍也。手指满地的野红薯和一些野菜说:这野红薯叶,根蒸后能吃,它的秧埋到土中能活,还能生长出红薯,可让三军食之。元朝气数未尽,待将军羽翼丰满时,再命大军北征,可操胜券,说罢一闪不见了。朱元璋大喜,急忙朝天跪拜,感谢玉帝派纪信相助,指点迷津。

后来朱元璋当了明太祖,不忘纪信救驾之功,下旨封他为灵佑侯、郑州城隍爷。不管纪信是否救过朱元璋,但朱元璋封纪信为郑州城隍却是事实。这是朱元璋利用人们对纪信忠烈思想的崇拜,愚弄百姓,加强朝廷和各级官府对百姓的统治罢了。

## 连载

“您在说什么,我听不懂。”靖子对汤川一笑。但她知道,自己的脸颊在抽搐。

“他为了保护你们母女,作了极大的牺牲,那是你这种普通人连想都想不到的壮烈牺牲。打从命案一发生,他就已作好最坏的打算,决定到时替你们顶罪,因为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以此为前提设计出来的。为了让自己在紧要关头义无反顾,他事先断了自己的归路。那正是最惊人的障眼法。”

汤川的话令靖子脑中一片混乱,她完全蒙了。然而,她能觉出,此人说得没错,她完全不知道石神设计了什么障眼法。同时,她也有点奇怪,警方的侦查为何根本没错了方向。但汤川知道那个秘密……

“告诉你这件事,我实在很为难。”汤川的表情的确很痛苦,“石神绝对不希望我这样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,他一定希望,至少你要毫发无伤。这不是为了他,是为了你。如果你知道了真相,将会终生背负比现在更大的痛苦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:如果你不明白他有多爱她,是怎么把全部人生都赌了下去,也未免牺牲得太不值了。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,但看得到你这样一无所知,我实在无法忍受。”

靖子感到心跳剧烈,喘不过气,好像随时都会昏倒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?请快说。”

她的措辞虽然强悍,声音却虚弱得发颤。

“那起命案……旧江户川命案的真凶。”汤川作个深呼吸,“就是他——石神。不是你,也不是今爱,是石神。他并非冒名顶罪,他就是真凶。”

见靖子听不懂这话,只是呆坐当场,汤川又加上一句:“不过那具尸体并非你的前夫富樫慎二,而是另外一人。”

靖子蹙眉,但当她凝视那双眼镜后面面悲伤的眼睛时,竟然明白了。双手捂嘴,她差点儿失声尖叫了。“你终于懂我的意思了。”汤川说,“石神为了保护你,做下另一起杀人命案,那是在三月十日,富樫慎二遇害的第二天。”

靖子手脚冰凉,全身起满鸡皮疙瘩,几乎晕厥。

就连草薮,至今都难以相信。刚才听汤川说明时,他觉得根本像做梦。

“不可能。”草薮当时说,“为了掩饰花冈靖子,去杀另一个人,天底下哪有这么夸张的事?真是这样,那被杀的又是什么人?”

汤川露出异常悲伤的表情,摇头说道:“我不知道那人的姓名,但我知道他是哪里的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,也没人找他,没人担心他,更不会有人报案。因为那个人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。”汤川说着,指向刚才一路走来的堤防沿岸小径,“你刚才看到那样的人了吗?”

草薮看着他指的方向,恍然大悟:“你是说那里的渔民?”

汤川没点头,只说:“有个收集空罐的人,对住在那一带的渔民了如指掌。我找他问过,一个月前,有个新伙伴加入。说是伙伴,其实不过是共享同一个场所。那人还没搭盖小屋,也不愿用纸箱当床。收集空罐的人告诉我,起先谁都这样——生而为难,难以抛开自尊。可那人有一天突然失踪了,毫无征兆。大家虽然有点犯嘀咕,但也仅此于此。在他们的世界里,早已对某人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习以为常。”

“附带提一下,在汤川继续说:“那人在是三月十日前后消失的,五十岁上下,中年发福,中等身材。”

旧江户川的尸体是在三月十一日被发现的。

“我不清楚来龙去脉,大概是石神发现了花冈靖子的罪行,决定帮助她消灭证据。他认为光处理尸体不够,一旦查明尸体身份,警方必然会找出花冈靖子。到时她和她女儿,不见得能扛到底。于是,他拟定了这个计划,另准备一具他杀尸体,让警方认定那是富樫慎二。警方肯定会逐步查明被害人在何时何地如何遇害,警方调查得越深入,花冈靖子的嫌疑就越轻。这是当然,因为那具尸体根本不是她杀的,那具尸体根本就是富樫慎二。你们调查的,其实是另一起杀人命案。”

汤川淡然道出的内容,简直匪夷所思,草薮一边听,一边不住摇头。“石神会想出这么异想天开的计划,源于他平常总走那个堤防。每天望着那些渔民,他必然会想:他们到底为何而活?难道只是这样默默等死吗?就算他们死了,也不会有人察觉,更不会有人感到难过……但这只是我的推测。”

“所以他就认为,杀了那样的人毫无关系?”草薮向汤川确认。

“这倒不至于。不过他思考对策时将他们考虑在内,这点不可否认。我之和你你说,只要符合逻辑,再冷酷的事他也做得出来。”